

乡愁的 理念

董 棣

日，分主：部部，不台

可道有，平庄，指在秋内秋神人指作，云其思微，

在秋秋之，云雨有，同有一台，云衣衣而江南之，云云云云

新衣有，日田田云，一服云云之，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读 * 书 * 文 * 丛

乡愁的理念

董 桥

读 书 文 丛

读书杂志编辑部编

封面设计：宁成春

乡 愁 的 理 念

XIANGCHOU DE LINIAN

董 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32开本 6.125印张 89,000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3.60元

ISBN 7-108-00327-9/I·81

自序

这是我一年来在台北出版的第二本书。书中五十五篇文章分归三辑：“乡愁”是对精致文化传统的留恋，虽有新意，读来总嫌似曾相识，可见此情此思代代都有，好比影印机印出的副本：直说是“乡愁影印”，怕也贴切。第二辑短文尽是读书杂录，编《明报月刊》初期曾经借来发挥，只今重钞，觉得个中“理念”依旧平实可喜，未妨分题“圈点”。末辑十五篇则感性甚强，十足消遣之作，幸好分寸不致大破，落笔处处不忘“剪接”，否则情到浓时墨痕自必越发漫漶了。

“乡愁”、“理念”、“感情”始终不脱中国人的心态；未必染上什么民族情，也许只是异乡人江山之梦的神话：寻寻觅觅之间，确有几分难平之意，恰似舒曼《童年即景》中的那一阙“梦”，满是

天涯情味，越去越远越牵挂。因署书名曰：《跟中国的梦赛跑》。^①

董 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

① 本书在台北出版时，原名《跟中国的梦赛跑》。此次出版，篇目有所调整，并改书名为《乡愁的理念》。——三联书店编辑部

目 录

乡愁影印

- | | |
|----|-----------------|
| 3 | 静观的固执 |
| 6 | 新的灯影 |
| 9 | 文章似酒 |
| 12 | 仲春琐记 |
| 15 | 听说台先生越写越生
气 |
| 18 | 让政治经济好好过个
周末 |
| 21 | 萝卜白菜的意识 |
| 24 | 英伦日志半叶 |
| 27 | 处暑感事兼寄故友 |
| 30 | “多带一条裤子备用” |
| 34 | “无可奉告” |
| 39 | 如观火观水也 |

42	非关雅俗
45	柳树皮与水杨酸
49	“小心轻放”
53	“谢了，你去吧，我不急！”
57	三“家”村

理念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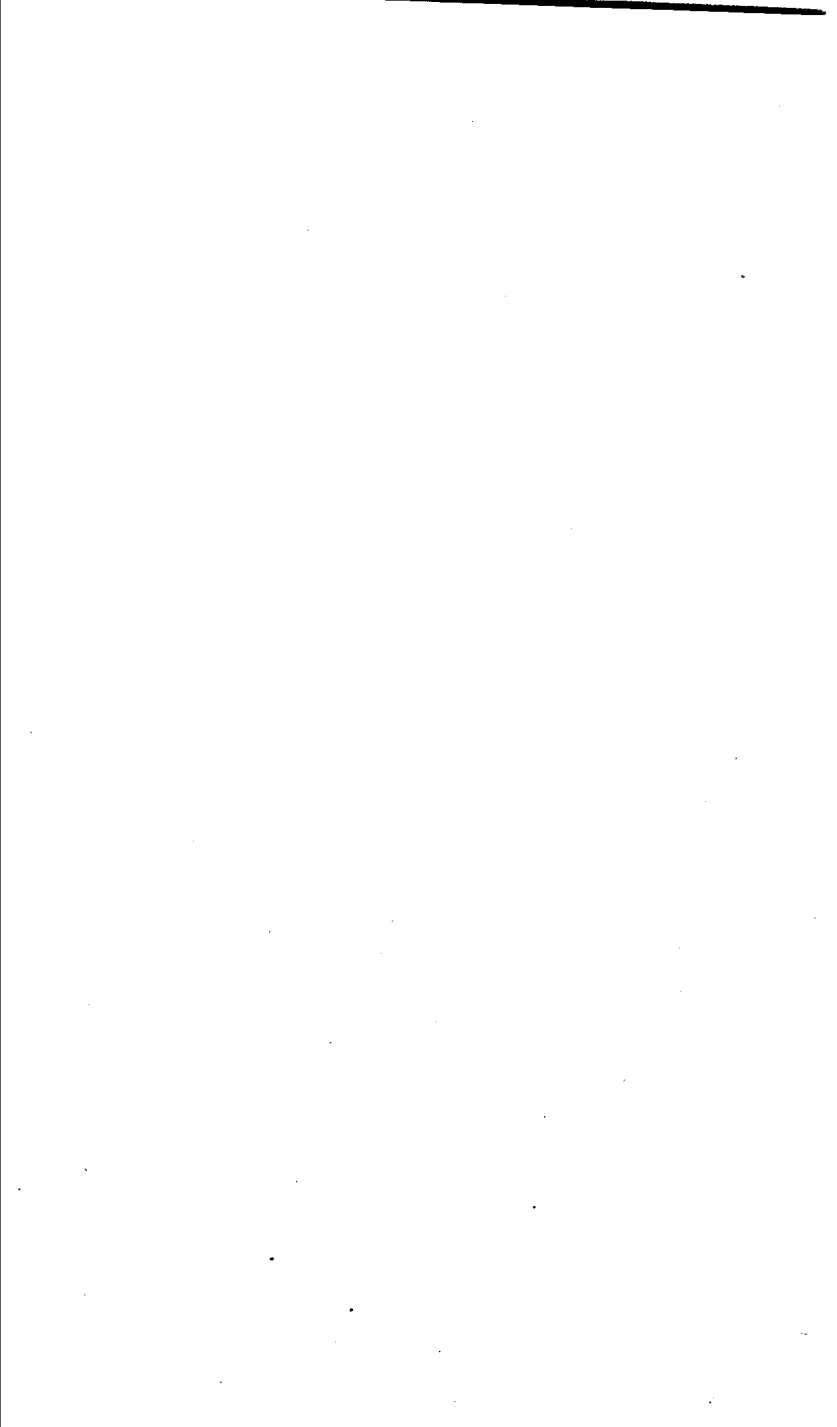
65	前后
68	专家
70	河滨
73	新旧
75	学说
78	左右
81	解释
83	真知
86	霸权
88	犹太
91	历史
93	新闻
96	机括
99	学术

102	杂志
105	判断
107	二心

感情剪接

113	星期天不按钮
118	父亲加女儿等于回忆
122	干干净净的屠格涅夫
126	让她在牛扒上撒盐
131	情辩
136	偏要挑白色
141	谁都不要答应送谁一 座玫瑰园
146	从“相吸”到“相依”
151	情画
156	形象弄人
160	上帝不听电话
164	古玩铺
168	中年是下午茶
171	蓍草等等
175	你一定要看董桥（柳 苏）

乡 愁 影 印



静观的固执

耀基兄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学术世界；又说韦伯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学术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绝望的呼吁。我很同意这样的观察。一九七七年年底一连好几个冬夜，我在伦敦寓所炉边静心读了一些韦伯和关于韦伯的书，心中荡起不少涟漪，想到知识分子徘徊在文化良知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那份错杂心情，久久不能自释。接编《明报月刊》的这六年里，我看到中国大陆痛定思痛，埋头修补人类尊严的一块块青花碎片；我看到台湾经济拖拉机机件失灵，大家忙着清理大观园内物质文明的污水；我看到香港的维多利亚陈年披巾给拿掉，政治着凉的一个喷嚏喷醒了多少高帽燕尾的春梦。就在这个时候，我也看到朝秦暮楚的个人信仰随随便便篡改价值观念；各种政

治宣传向商业广告看齐，利用现代传媒科技的视听器和印刷品，日夜不停骚扰中西文化中静观冥想的传统。于是，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都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文化世界；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文化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关怀的呼吁。

说“文化”而不说“学术”，那是因为我不希望毫无远见的学术帐单垄断整个知识市场。说“关怀”而不说“绝望”，那是因为我对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前途依然抱着不少希望：我的希望与其说是寄托在政治制度之上，毋宁说是摆放在文化理念之上。政治是一种“行动的人生”，文化却是“静观的人生”，在朝的政治行动可以颠倒乾坤，在野的文化静观始终是一股制衡势力，逼人思其所行。我常觉得，人生“行动”的余地和机缘毕竟不是太大太多，客观环境往往只容许人生退而静观其变；而知识的唯一好处，大概就是教人怎么创造转圜的余地，不是教人怎么开拓冲刺的空间。这样说，“静观”似乎更有其真诚的性格和刚毅的精神了。

当然，文化的功能不太容易用统计数据去分

析和总结；在“行动”表面上战胜“静观”的这个时代里，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能够给“行动的人生”调剂出多少静观的智慧，则更是无法计较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新的灯影

我趁耶诞新年几天假期，检视不久之前初步编出来的一本新文集，准备寄给台北出版社付梓。文集七十篇文章十来万字，一大半是我每个月给《明月》写的编者文章；这次重读，除了觉得六年岁月过得真快，也想到新的一年里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形势，更考虑到我个人的编辑工作和读写生活的前路。

我的新书名为《这一代的事》；那是去年我发表在月刊十月号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我很喜欢那篇文章，也很喜欢那个题目。记得那天深夜写完“书房窗外的冷雨”一节，我仿佛回到父亲生前的书斋，心头尽是伤逝之情；写到“卷起那半幅竹帘”，学生时代的台南旧事一一重现，高兴了好久好久；写到“送给列宁的礼物”，书房里顿时飘起英国初秋午后的寒意，我依稀回到伦大那家学院的酒馆，三两师友又在酒边高谈政治了；收

笔前写香港一段，我不禁想到我和我的家人的前程，满心愧怍不能言传；脱稿的时候，脑中两岸政局的阴影挥之不去，我竟格外怀念台北那位忠诚的少将。这些都是我这一代人的事：政治的围墙隔绝了历史的灯影，而知识的扁舟又载不动太多的伦理包袱。在这样的扞格之下，价值判断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我半辈子在几个传播机构出版单位做事，笔底描画过多少中外政界的微雨和风暴，对于个中是非黑白实在有点茫然了。可是，一个从事编辑工作和过着写读生涯的人一旦没有理想、丧失信心，根本不可能提起勇气坐到书桌前迎接新的一天。两百多年前，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看透城狐社鼠的社会，大可“携灯画竹到天明”，借用种竹体现积极的意识，通过画竹寄托高洁的情操，最后保全了传统读书人的完美形象。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整个世界的节奏已经不太容许一个人隐居山林独善其身了：社会分工的趋势越走越远，脑力劳动者所面临的生存挑战也越来越大，金农思想只能作为人生失意时的精神慰藉，无补于现实事务的运作过程。虽然如此，我的编辑室里还是长年挂着江兆申先生给我写的《种竹》诗，随时让

我有个绿影照窗的精神别业。现代人仍然有权缅怀这一点点情味。

一九八六年一月

文章似酒

春节前两天，收到伦敦书商寄来 V. S. Pritchett 的新文集 *A Man of Letters*，灯下翻读，满心喜悦。我近年爱读 Pritchett 的文字，短篇小说固然醇美，散文小品更都有学有识有情，这次读他书中自序，尤其倾倒。他慨叹英美文学传统中的“文人”过去深受敬重，而今世风变了，文人真笔真墨慢慢凋零，只剩最后寥寥几个在应景而已。他们大半没有风靡的读者，不教书，也算不得是学人，只管给一些幸免关门的报刊写文章疗饥。这些人既不作兴铺陈高论，反而一心维护文化的静观价值。到了映象科技教条统领天下之际，难免又分外关怀文字的命运，相信朵斯托耶夫斯基“人生不沾艺术等如虚度”之说。传统文人下笔不能自休，每每在月刊季刊上一写洋洋几十页；今日文人福薄，所思所感只合化为几栏文字，多了人家嫌长；二次大战初期，英国纸张限